

## 《特稿》

### 一九一〇年代的上海文學雜誌\*

原著：Perry Link（林培瑞）\*

翻譯：鍾欣志\*

早期幾種重要的小說雜誌都是在《時報》（*Eastern Times*）報館裡構思與設計的。《小說時報》（*Fiction Times*）是發行自1909年9月的月刊，由包天笑與陳景韓編輯，並刊登這兩位《時報》職員的小說。《時報》的創辦人及經理狄楚青抱著實行梁啟超「小說建國」的理念，他在《小說時報》上發表自己的政論文章，並開放《時報》所有的資源——《時報》上每日刊登徵稿啟示，《時報》的印刷廠，包括鉛字體和插畫用的石版——讓《小說時報》使用，相關的「有正書局」並提供銷售服務。彩色插畫是這份雜誌早期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每期封面都會出現穿著時髦的蘇州名

---

\* 本文出自原作者於1981年出版的《鴛鴦蝴蝶派：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都市的通俗小說》（*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原為該書附錄。本文主要價值在於整理羅列了一九一〇至二〇年代初上海最主要幾塊「大眾文學」發表園地的基本資料，對有意一探該領域研究者來說是極好的入門引導。本文原名〈一九一〇年代的雜誌〉，今獨立成文，故添「上海」及「文學」四字。譯者修訂本文時，承蒙林培瑞教授解答疑問，以及台大中文所博士潘少瑜小姐協助修正部分內容，特此致謝。關於一九一〇至二〇年代中國文藝雜誌的研究，可另參見賀麥曉（Michel Hockx）教授的著作：*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 林培瑞，本名Perry Link，196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哲學系，1976年獲該校中國歷史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學術專長為20世紀中國文學，除了以鴛鴦蝴蝶派為題的開創性研究外，另出版專著《文學之用》（*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中、英文散文集《半洋隨筆》、《北京夜話》（*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數種，同時編有多種涉及當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相關議題的文集。

\* 鍾欣志為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博士生。

妓，以雅致的淡綠作襯，內中另含十五頁插圖，或者搭配小說，或者自成一格（例如兩幀西方人士的照片，主角各有 595 磅和 685 磅，是「最重的歐洲人和美國人」）。

早期的目次登有兩份讀者啟事，一份是徵稿和稿酬的期程說明，另一份標明該雜誌無與倫比的五項內容：（一）《小說時報》每期絕不刊登超過一種的連載故事；（二）該雜誌若是停刊，編輯保證會在 6 個月之前告知讀者，並進一步保證不會有半途夭折的小說；（三）所有小說會以半年為期，平均發展，藉此避免常見於其他同類刊物的草率收尾之弊；（四）該雜誌使用大開紙面（約 18.4 × 26 公分）和小號字體，並附多種插圖，保證划算；（五）所有照面和圖片都以著名事跡為內容或出自名家之手，絕非如其他刊物一般簡單廉價。

這份雜誌的創刊號售價 8 角，不過第二期就降為 6 角，然後一直維持到 1917 年停刊。1922 年又復刊五個月，由李涵秋主編，售價 3 角。但雖然它大致募集了一批通俗小說的名筆，卻無法在二〇年代更加密集的商业市場中生存。<sup>1</sup>

《時報》的狄楚青很喜歡雜誌副刊這個概念，在《小說時報》有了成功的開始後，他又試行其它幾種。基於對佛教的興趣，他創辦了《佛學時報》（*Buddhist Studies Times*），很快因發行量過低而消逝。《婦女時報》（*Women's Times*）的接受度好得多，成為一九一〇年代第一種以女性為目標的小說雜誌。《婦女時報》創於 1912 年，由包天笑主編，每年十期，每期售價 4 角，它跟《小說時報》大小相似，但如同多數一〇年代的雜誌使用大號字體（約 0.48 平方公分）。第一期封面畫著兩位女子手捧該雜誌興味盎然地讀著，之後每期都可見到當時流行的插圖，但因為是份女性雜誌，大部分常見的歡場女子圖畫都改為新式女學堂的照片和西方女性的圖片。雜誌內容強調女子教育、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角色及其他進步主題——至少在表面上。事實是，它的女性讀者群大概不超過一成，而九成以上的男性讀者並非為著進步思想，而是出於對「新女性」的好奇和興趣為其所吸引。<sup>2</sup>

<sup>1</sup> 《小說時報》，第 1 期（1909 年 9 月）以降；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1962），頁 280-282；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香港，1971），頁 358-359。

<sup>2</sup> 《婦女時報》第 1 期（1912）以降；魏紹昌，頁 283-284；包天笑，頁 361-362；包天笑訪談，1972 年 12 月 6 日。

女性雜誌的概念引起上海出版人的注意，而《婦女時報》亦不缺仿效者，其中兩三種值得一提。《女子世界》(*Woman's World*)是份初刊於1914年12月的月刊，由陳蝶仙主編，並有他在「自由談」的通俗作家群支持。內容有中國各行各業知名女子的照片，加上女藝術家的書畫。除了小說和詩文，它還包括「工藝」(紡織法、化妝品資訊等等)、「家庭」、「健康」等欄。儘管陣容堅強，《女子世界》在《婦女雜誌》(*Women's Magazine*)的競爭下，七期之後就停刊。《婦女雜誌》是份非常相似的出版品，1915年1月在王蘊章的編輯下由商務印書館發刊，王是「南社」社員，雜誌中大部分稿源都依靠他的社友。出版到第二年的時候，《婦女雜誌》由一位女性胡彬夏主編，但多半只是表面，王蘊章和南社的男性繼續擔任主要撰稿人。第三年，在章錫琛的主編下，雜誌從小說和其它繡花文字轉向女性生活的實務面，開闢了討論家庭經濟、撫養小孩和一個名為「談新性道德」的高度爭議性欄目，章也因此被商務出版社解除主編職務。章在深感不平之下，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另辦「開明書局」，出版一份名為《新女性》(*New Woman*)的雜誌，幾年之內都與《婦女雜誌》處於直接競爭的關係。<sup>3</sup>

在《小說時報》之後重要成功的小說雜誌是1910年7月發刊的《小說月報》(*Short Story Monthly*)。這份雜誌定下了商業小說的標準。首先，它的售價只有《小說時報》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每期1角5毛，訂閱一年並有六分之一的折扣。其次，它清楚訂定並刊登了稿酬標準，分別從每千字1元到6元不等，也定出刊登廣告的費用，每版從12到13元。這份雜誌在流通量和壽命上都是少見地成功，並歷經好幾個極為不同的轉折階段。

在或許可稱之為「原始階段」的一〇年代早期，它的主編是王蘊章，於是就像《婦女雜誌》一樣承載了南社的小說，其中有長篇和短篇、翻譯和原創。林紓是其中一位撰稿人。此階段的《小說月報》充滿了晚清風味——探索的精神、對大千世界無窮無境的描繪等等。

在這份雜誌的第二階段，從一〇年代中期起，南社社員如徐卓呆和胡寄塵等幫助它擴展了來自其他通俗作家團體的稿源，特別是來自原始

---

<sup>3</sup> 《女子世界》第1期(1914年12月)以降；魏紹昌，頁304-305和307-309；陳蝶仙訪談，1973年7月25日。

「鴛鴦蝴蝶派」的愛情小說專家。(雜誌的封面始終都繪著一對鴛鴦。)從 1913 年起雜誌的編輯惲鐵樵(在他放棄去讀醫之前)特別用力在「文學感」的建立,以及發掘重要的新通俗作家上,例如蘇州中學校長暨幽默大師程瞻廬。

在第三個時期裡,《小說月報》突然被商務出版社從一九一〇年代的娛樂作家手中轉給沈雁冰等五四作家,並在後者手中盛行至 1932 年。<sup>4</sup>(至少有另外兩份也叫做《小說月報》的「舊式」雜誌,與較知名的這份都沒有直接關聯。其中一份只在 1907 年由上海「競立社」出了兩期,而另外一份 1940 至 1944 年發行於日據時期的,則由「聯華廣告公司」出版,嚴獨鶴主編。)<sup>5</sup>

1912 年後,商務出版社和中華書局成為上海兩家最大的圖書及雜誌出版的競爭敵手(見第三章),《小說月報》的成功於是自然引起了中華書局的反應。後者的雜誌是份名為《中華小說界》(*The World of Chinese Fiction*)的月刊,售價 20 分,規格與《小說月報》相似,不過它的稿源更廣,包括包天笑、陳蝶仙和徐枕亞,以及日後將於五四時期成名的劉半儂、周作人等。這份雜誌三年後停刊,之後曾以《中國新小說界》(*The New World of Chinese Fiction*)為名復刊,但只維持了一小段時間。<sup>6</sup>

《遊戲雜誌》(*Recreation Magazine*)\*自 1913 年 9 月起以《自由雜誌》(*The Unfettered Magazine*)為名,重刊《申報》小說欄「自由談」的內容。更名後,編輯王鈍根和陳蝶仙領導它成為獨自成家的重要小說雜誌。除了所有一般的豐富內容(通常超過兩百頁,售價 4 角)之外,《遊戲雜誌》開闢了劇評和一個討論魔術的欄目。<sup>7</sup>

<sup>4</sup> 《小說月報》第 1 期(1910 年 7 月)以降;魏紹昌,頁 282-283;王平陵,《卅年文壇滄桑錄》(台北,1965),頁 12;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卷 2,432 頁將《小說月報》的創刊年誤列於 1909 年,他的《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列為 1910 年(頁 558)。

<sup>5</sup> 《小說月報》,上海競立社,1907 年 9 和 10 月;魏紹昌,頁 283 和 379-380。譯著:根據《中國近代期刊編目彙錄》和當年的《時報》廣告,《競立社小說月報》兩期的出版時間應該是 1907 年 11 月的月初和月底,判斷作者參考的資料應誤將舊曆月份視為新曆。

<sup>6</sup> 《小說小說界》第 1 期(1914 年 1 月)以降;魏紹昌,頁 287。劉半儂在五四時期把「儂」改為「農」。

\* 譯註:根據該雜誌封面,《遊戲雜誌》自己的英文刊名是 *The Pastime*。

<sup>7</sup> 《遊戲雜誌》第 1 期(1913 年 1 月)以降;魏紹昌,頁 284-286;陳蝶仙訪談。

《禮拜六》(Saturday)自1914年6月起，每週六早晨出刊，發行一百週之後暫停了一段時間，直到1921年3月起才又發行一百週。這是一本小型刊物(約12.7 × 17.7公分，60至70頁左右)，售價10分，是當時銷路最好的雜誌。周瘦鵑是《禮拜六》最穩定的撰稿人，同時出任過它的編輯，他在1958年回憶這份雜誌的源起時說道：

因為美國有一本週刊，叫做《禮拜六》晚郵報，還是創刊於富蘭克林之手，歷史最長，銷數最廣，是歐美讀者最喜愛的讀物。所以我們的週刊，也就定名為《禮拜六》。民初刊物不多，《禮拜六》曾經風行一時，每逢星期六清早，發行《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門前，就有許多讀者在等候著；門一開，就爭先恐後地湧進去購買。這情況倒像清早爭買大餅油條一樣。<sup>8</sup>

雖然無法取得數據，《禮拜六》在1914到1916年間的發行情推測達到二至三萬，同時1921到1923年間約達到五萬。(相較起來，《遊戲雜誌》和《女子世界》同樣由「中華圖書館」\*發行，最多只達到過兩萬。)《禮拜六》封面呈現的是羞花閉月狀的誘人女孩，偶爾會是樣貌笨拙的男孩，均為丁悚的水彩畫。雜誌早年的內容幾乎全部是悲劇收場的爱情故事和社會小說，多半以文言寫成。1915年5月加入了一個新元素，增闢「國恥錄」一欄，回顧並討論自1895年甲午敗戰後所受的喪辱。

《禮拜六》基本上對雜誌的市場產生了立即性的影響。新雜誌明顯地模仿它，其中甚至出現一種模仿其名取為《禮拜花》(Weekly Flower)的。對《禮拜六》撰稿人的要求增加了，一百期之後，使他們分道揚鑣的壓力終於導致雜誌停刊。周瘦鵑和王鈍根五年後復刊時的目的，是在五四作家的競爭壓力下為自己一派「舊式」文人重建一片園地與商機。另外一百期的稿源比起原先的「禮拜六派」要廣，並在小說以外，包括了各式軼聞、笑話、海外筆記以及其他特殊文體。為鼓勵訂閱，全年訂戶可獲得一套四對的名畫卷、一幅王鈍根的書法卷軸，和半價購得整套

<sup>8</sup> 周瘦鵑，〈花前新記〉，見魏紹昌，頁130。

\* 譯註：原文此處誤作「中國」圖書館。

先前一百期《禮拜六》，並附玻璃套盒的機會。<sup>9</sup>（三〇年代出現過一份無關的同名雜誌，由田寄痕主編，刊登政治、經濟、世界要事與社會方面的文章。）

《民權素》(*Element of People's Rights*)這份重要的月刊——我們已於前文(第五章)描述過它從違禁的《民權報》(*People's Rights Journal*)以來的發展——自1914年4月由「民權出版部」出版到1916年4月。它以愛情故事聞名，其中原創作品遠多於譯作，並且文言盛於白話。它吸收了幾位一流的作家，包括徐枕亞和令人敬畏的蘇曼殊。《民權素》同時發表唐才常、章炳麟等人的著名文章，維持了一份政治刊物的樣貌。<sup>10</sup>

不過，《民權素》並非唯一代表這群作家的雜誌。在《民權報》歇業後，它的撰稿者轉而創辦了自己的「小說叢報出版社」，出版雜誌《小說叢報》(*Thicket of Fiction*)。從1914年1月到1919年8月，《叢報》發展為「民權素」作家群的主要工具，由徐枕亞主編（他的好合夥人吳雙熱稍有參與），出版了數種重要小說，包括徐枕亞的《雪鴻淚史》(*Chronicle of Great Tears of Bygone Days*)。鄭逸梅藉由這份雜誌打下「補白大王」的稱號，意味著他可以把各種頁面上的空白之處填進趣味性極高的內容。在撰稿者多半是蘇州人的情況下，這份雜誌也開了蘇州彈詞風格愛情故事的先河，引起後來幾家雜誌的仿效。<sup>11</sup>

1915年3月，《民權素》中的要角李定夷開始著手編輯一份模仿《小說叢報》的雜誌，這份他命名為《小說新報》(*New Fiction Journal*)的雜誌一直發行到1924年。如同其它衍生自某一原型的雜誌，《小說新報》比它的原生刊物更少門戶之見，對稿件的接受範圍更廣。即便如此，李定夷本人的愛情故事仍是這份雜誌的主要賣點。<sup>12</sup>

李定夷的另立門戶是次未傷和氣的分家之舉，但三年之後徐枕亞離開《小說叢報》就絕對不是那麼回事了。徐自《叢報》一開始就是領導

<sup>9</sup> 《禮拜六》第1期(1914年1月)以降；陳蝶仙訪談；魏紹昌，頁117-119、129-130和290-293；王平陵，頁12-13；陳敬之，〈禮拜六派的興起和衰落〉，頁16。

<sup>10</sup> 魏紹昌，頁287-290和407-408。

<sup>11</sup> 《小說叢報》第1期(1914年5月)以降；陳蝶仙訪談；魏紹昌，頁293-298；徐枕亞，《玉梨魂》(上海，1914)，廣告，頁1。

<sup>12</sup> 《小說新報》第1期(1915年3月)以降；魏紹昌，頁309-312。

者，但他和部分成員（他拒絕公開表示是哪些人）大吵一架後，離開另辦《小說季報》（*Fiction Quarterly*）。這份首刊於 1918 年 8 月的雜誌提供了不少名家作品，每年以巨版豪華的形式發行四期（模仿包天笑的《小說大觀》，見下文），售價 1 元 2 角，由徐枕亞自己的「清華書局」發行。即使訂戶可以獲得徐的墨寶作為贈品，1 塊 2 對許多讀者來說仍不是一下子拿得出來的，《季報》的銷售因此受挫不少。它發行到 1920 年 5 月為止。<sup>13</sup>

包天笑在《時報》所建立起的作家群在 1915 年又辦了三種值得注意的雜誌。《小說海》（*Sea of Fiction*）是份口袋書大小的冊子，節約空間是其特徵，它把內容緊密排放到每則故事之間都不留白，更別說分段了。《雙星》（*Double Star*）提供的內容格外五花八門，但只維持了四期。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文明書局」出版的《小說大觀》（*Grand Magazine*）。這是包天笑對通俗小說的另外一項創意實驗——封面上沒有圖片，卻用大紅字體題上刊名並鑲以白框，襯上淡綠底色；它的宗旨是大規格的通俗小說。這是中國第一份小說季刊，每期包含至少三十萬字，即大開三百頁以上的內容。封面之後有一打左右的照片，是一般雜誌的三到四倍，其中有的經過加色處理。如此規格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得以刊登完整的故事而不須連載，每期可以見到十篇以上的完整短篇，長篇除非超過十萬字，也不會被切割。（每期還是可以發現三到四篇，畢竟少數的連載小說還是可以保證讀者興趣的延續。）包天笑更進一步試圖提升《小說大觀》裡的小說品質。在第一期的〈引言〉中，他承諾選登「有益社會、增進道德」的作品，意即強調「社會小說」，同時削弱悲劇愛情故事。此外，翻譯作品將「善盡職責」，避免如其它低下的雜誌那樣隨意「東錄一節、西抄一段」。《小說大觀》每本 1 元——規格不小，要價也不菲——多虧了文明書局的沈知方（芝芳），這份雜誌賣出至少四到五千本，並持續發行至 1921 年 6 月。<sup>14</sup>

包天笑在小說出版上最後一項有趣的創舉發生在 1917 年。根據他的描述，《小說畫報》（*Fiction Pictorial*）的概念是他某天晚上失眠時想到的。這份雜誌首刊於 1917 年 4 月，所依據的原則有四：（一）所有故

<sup>13</sup> 魏紹昌，頁 391-321 和 461-462。

<sup>14</sup> 《小說大觀》第 1 期（1915 年 8 月）以降（*The Grand Magazine* 是它正式的英文刊名，並非譯名）；魏紹昌，頁 306-307 和 312-315；包天笑，頁 376-378。

事必須用白話而非文言寫作（此項特別針對當時講究文飾的愛情故事）。（二）所有故事必須是原創而非翻譯作品（以反當時習慣的草率翻譯）。（三）雜誌不用鉛字，而用已淘汰十多年的石版印刷，並進一步採線裝書裝訂。包天笑表示，雖然「看起來落後」，這種形式卻製造了「新鮮感」（或許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北京文物出版社」也用線裝書發行了毛澤東的詩集）。（四）每部小說不分長短篇，都配上手繪插圖。（在此之前，插圖或是與小說內容無關，或即使有關，也是卡通式的描繪而已。）一整打上海最好的插畫家都加入了《畫報》陣容，包括負責插圖的協同編輯錢病鶴。直到1918年第一期之前——那年是馬年——雜誌封面都有獅、虎、象、孔雀等動物畫，之後每期封面則畫上一句有關馬的四字成語。雜誌售價3角，銷量不錯，但因為它抱負非凡的出版原則，很快就開始拖刊，最後不得不在1919年9月停刊。<sup>15</sup>

二〇年代早期，趙眠雲和鄭逸梅在蘇州編輯了《消閒月刊》(*Pastime Monthly*)，他們之前在上海編過一份名為《遊戲新報》(*New Recreation Journal*)的雜誌，後者很快就因為缺乏自己的發行單位而失敗，於是趙、鄭二人決定在蘇州自行發售《消閒》（不過仍舊在上海印刷）他們在鄭逸梅的住處——鈕家巷40號——設下發行總處，並以每份2角的價錢銷售這本小型雜誌（約12.7 × 17.8公分）。不過，蘇州本身或許尚不足以支持這種小說雜誌，發行量維持得並不好，《消閒月刊》也在1922年中停刊。<sup>16</sup>

上海的「大東書局」(*Great Eastern Book Company*)在1921和1922年開始著力於發行通俗小說雜誌。當包天笑在1921年6月結束了《小說大觀》之後，他已做好另起爐灶的準備；1922年2月，在大東書局的勸進下，他開始投入《星期》(*Weekly*)的編輯工作。《星期》刊登的絕大多數是白話短篇，每週一期，封面上印著雜誌名稱的兩個大字，售價1角。它出了許多的「專輯」，包括「婚姻專輯」、「生產專輯」、「武俠專輯」。不過，包天笑在編了幾個月後，就開始對每七天要出一期感到疲倦，即使雜誌本身很成功，當發行滿一年時，他便向大東書局表達辭意後離去。<sup>17</sup>

<sup>15</sup> 《小說畫報》第1期（1917年1月）以降；魏紹昌，頁316-319；包天笑，頁379-380。

<sup>16</sup> 魏紹昌，頁323-326。

<sup>17</sup> 包天笑，頁384；魏紹昌，頁334-336。



大東書局與周瘦鵬的合作獲得更大的成功，而周在二〇年代的編輯責任也可與包天笑在一〇年代時等量齊觀。1920年4月，周瘦鵬接掌了《申報·自由談》的編輯，而在1921年3月，擔任《禮拜六》復刊的編輯。在這些重責大任之外他又加上第三件毫不輕鬆的工作，即1921年9月起出刊的《半月》（*The Semi-Monthly*），後者在出了五期後由大東書局負責發行。《半月》極為成功，周瘦鵬的廣闊交遊促使了雜誌稿件的多樣化和數期熱鬧的專輯，其中很特別的一輯是「童年專輯」，當時所有最知名的通俗作家幾乎都送來關於他們小時候胡作非為的稿件。《半月》也是上海第一份在封面印上銅版彩色相片的雜誌。<sup>18</sup>

出版了四年之後，周瘦鵬感到這份雜誌開始失去領導地位，於是他決定在1925年12月收攤，並以《紫羅蘭》（*Violets*）取而代之。如同前份刊物，《紫羅蘭》也是份半月刊，並且由大東書局出版。這份雜誌出了不只一期關於浪漫愛情的專號，其它專號名稱還有「青年苦悶」、「偵探小說」、「畢倚虹追悼」等，以及在當時很有代表性的「電影院」、「電影明星」。《紫羅蘭》在1930年6月停刊，之後大東書局出版了所有它曾刊登過的作品單行本，包括包天笑、江紅蕉、何海鳴和十多位主要作家的故事。<sup>19</sup>

彷彿周瘦鵬和大東書局覺得這些通俗小說還不夠似的，他們又在二〇年代初創辦了兩份小說月刊，即周瘦鵬與趙苕狂合編的《遊戲世界》（*Recreation World*），和擺明是周瘦鵬個人作品專刊的《紫蘭花片》（*Fallen Violet Petals*）。他的創作能量維持了二十四期後停刊，也成為後人仿效的對象，包括徐碧波；在徐日後創辦的小說雜誌《東海》裡頭，所有的作者都姓徐。<sup>20</sup>

當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的主要競爭者——創辦人沈知方在1922年挖掘到幹勁十足的編輯施濟羣後，他的業績開始攀升。施濟羣認真投入的程度表現在前一年，他賣掉全部家當用來投資他的第一份小說雜誌《新聲》（*New Voices*），並成功領導這份雜誌，吸引了各路作家前來效

<sup>18</sup> 《半月》第1期（1921年9月）以降；魏紹昌，頁291、330-333和400。

<sup>19</sup> 《紫羅蘭》第1期（1925年12月）以降；魏紹昌，頁343和356-359；陳蝶衣，《大成》（*Ta-ch'eng*）第十二期（1974年11月），頁58。

<sup>20</sup> 《遊戲世界》第1期（1921年7月）以降；魏紹昌，頁328-329和343-344。見前文第二章。

力，他甚至在名為「思潮」的專欄中納入過五四作品，但在「新」「舊」之間顯得難以調和之後就放棄了。<sup>21</sup>

1922年世界書局吸收了施濟羣後，成為通俗小說領域裡足以與大東書局匹敵的對手。三月《紅雜誌》（英文刊名叫做 *The Scarlet Magazine*）發行第一期；為了與同時也是《申報》編輯周瘦鵑的名聲抗衡，世界書局說服了《新聞報》的嚴獨鶴出任《紅雜誌》主編，不過施濟羣仍舊是骨子裡的編輯；它從當年八月起，每週出刊，發行了一百期。雖然出版公司彼此競爭激烈，大部分的作家並無黨派之見。許多為大東書局撰稿的作者也樂意為世界書局提供稿件。事實上，《紅雜誌》收錄重要作家的比例大過所有一〇或二〇年代的雜誌，它也負責地為讀者設計均衡的內容並準時出刊，在不少雜誌動輒拖刊的情況下，施濟羣的《紅雜誌》甚至提早出刊過四期。為了吸引讀者，這份雜誌也設計出新的分割頁面——每頁上方三分之一印的是軼聞和趣味短篇，之下的三分之二是小說。絕大部分的小說都是白話風格，但非全部。<sup>22</sup>

在一百期之後，《紅玫瑰》（*Red Roses*，1924年7月起）接替了《紅雜誌》。嚴獨鶴繼續擔任榮譽編輯，而實際上的編輯是趙苕狂。《紅玫瑰》一直成功發行到三〇年代，特別是它連載了向愷然大受歡迎的《江湖奇俠傳》（*Chronicle of the Strange Roving Knights*）。《紅玫瑰》始終與周瘦鵑的《紫羅蘭》相互競爭；它在1928年從週刊改為十日刊。<sup>23</sup>

在《紅雜誌》的發刊詞中，嚴獨鶴解釋了世界書局\*以「紅」為商標的原因。他說道，有些人認為是為了愛國，因為紅是國旗的主色，也有人猜想是為了交「鴻運」，或是代表廣納各種上等作品於一池的「宏量」，但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嚴獨鶴說，「紅」代表的是中國一流作家忠心貢獻給社會的滿腔赤誠，不過在兩年後寫給《紅玫瑰》的敘言裏，嚴獨鶴更為坦承：「蓋紅之為色，在我國人心理中，隱然可以表示富麗，表示繁華，故為一般人所歡迎。」<sup>24</sup>在二〇年代的通俗文化中，「紅」

<sup>21</sup> 魏紹昌，頁326-328。

<sup>22</sup> 《紅雜誌》第1期（1922年8月）以降；魏紹昌，頁336-337。

<sup>23</sup> 《紅玫瑰》第1期（1924年7月）以降；魏紹昌，頁338-340。

\* 譯註：此處原文誤作「世界出版社」。

<sup>24</sup> 《紅雜誌》第1期（1922年8月）；魏紹昌，頁338。

這個字逐漸逸出了嚴所說的傳統意涵，開始成為一種時尚，一種小說、電影或個性上的特殊品味。

世界書局在二〇年代初發行的其它小說雜誌還有江紅蕉編輯，1923到1924年間出版的月刊《家庭雜誌》(*Household Magazine*)，以及1923年發行的十日刊《快活》(*Happiness*)。《快活》極為成功，由《廣陵潮》(*Tides of Yangchow*)的知名作者李涵秋主編，不過李一次與沈知方在編務上意見不合後，突然辭職回去揚州，雜誌也隨之瓦解。施濟羣等人編輯的《偵探世界》(*World of Detectives*)<sup>\*</sup>在1923年以半月刊的形式發行了一年，但即使比其它雜誌擁有更忠實的讀者群，一年後還是因為稿源不足不得不結束。偵探小說似乎比其它種類的通俗小說更難寫得好，而上海最習於此道的程小青和陸澹安雖然筆耕不輟，還是無法固定交出足以填滿雜誌頁數的稿件。<sup>25</sup> 【責任編校：林淑禎】

---

<sup>\*</sup> 譯註：此處原文作《偵探「雜誌」》，並且注腳和書末的名詞對照稱之為「雜誌」(*Chen-t'an tsa-chih*)，但實際上應該是《偵探「世界」》。

<sup>25</sup> 《偵探世界》第1期(1923年6月)以降；魏紹昌，頁347-349。

